

匯聚中華國粹  
裝點精致生活

1F玉石精品館 2F家居休閒館 3F民俗工藝館 網絡商城:www.szbcyd.com  
地址:深圳市羅湖區沿河南路1021號(地鐵羅湖站E2出口)電話:+86755-22318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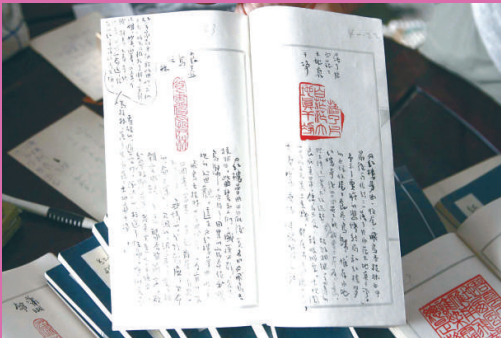
《十二金钗》缸

規格: 60cm高\*49cm口徑  
產地: 景德鎮  
材質: 景德鎮粉彩瓷器

此缸產於五十年代的景德鎮國營瓷廠，為手繪粉彩作品。勾畫線條細膩生動，畫面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整個缸體釉色純正，色彩鮮艷秀麗，畫面飽滿華麗，其全手工繪畫工藝更是難得一見。隨著國營廠的倒閉，現此類作品存世量極少。保存如此完整且工藝如此精美、勝似如此大氣者更是鳳毛麟角。此外它的生產歷史背景更使它成為一件難得的收藏珍品，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紅樓夢》印譜手寫稿



經過多次修改的手抄印文

十年時間，內地紅學愛好者李懷通通閱了兩百多年來的各種《紅樓夢》版本，精心研究各種紅學著作，廣泛涉獵了歷史、文學、音律、繪畫、篆刻等領域的有關知識，終於篆刻並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紅樓夢》大型印譜，用「石頭」詮釋了曹雪芹的不朽巨著《石頭記》的真實意蘊。《紅樓夢》印譜收錄了李懷通的一千多方印，共有七千餘字的印文和三十多萬字的論述，這部帶有創建性的作品被一些學者稱之為「不朽盛事」，而蓋在宣紙上的印譜更是收藏中的珍品。

### 藏書六萬 精研《紅樓夢》

李懷通個人愛好十分廣泛，年逾七十的他退休前是河南人民廣播電台的主持編輯，在文學、音律、美術等方面都有較深造詣。在二十多年的科教文化工作中，李懷通的視野不斷擴大，其藏書也不斷增多。李懷通的藏書有六萬多冊，幾個房間的大書櫃依壁而立，直到天花板。他將其書室命名為「師石齋」，其意為「以《石頭記》為師」，他早年曾自製閑印「精讀三書」，其中之一即是《紅樓夢》，可見他對《紅樓夢》的喜愛幾乎達到癡迷的程度。在李懷通家，與《紅樓夢》相關的書刊多達一千多冊，整整佔了一個書架，僅《紅樓夢學刊》就有一百多期，從創刊到如今的百餘期主要文章，他都瞭然於心，兩百多年來對紅學的各種研究成果、理論專著，李懷通更視為珍寶。

他告訴筆者，兩百多年來，《紅樓夢》這部巨著曾受到世人殷愛，從清代學者的「天下第一奇書」到現代承認它是「文學領域的世界屋脊」，其間得到數代專家的努力。如今，它在全球範圍內也得到充分肯定：英國查韋斯稱其為「一部蓋世無雙之作」，美國《大百科全書》將其稱為「世界文學領域獨一無二的不朽巨著」，除此之外，《紅樓夢》還被翻譯成德、日等幾十種語言，在英、美、法、日等國備受關注。在我們的視野範圍內，《紅樓夢》是一部古今中外沒有能與之比肩的曠世巨著，因此，他認為，《紅樓夢》是部足以傾倒世界的書，這也正是他刊刻印譜的主要動力。

李懷通說，如果讓我來評價《紅樓夢》，那麼八十一個字的印文便是我的個人看法：團圓不解之靈通寶玉，曠古未聞之風月夢幻，滴血滴髓之心酸往事，超越時空之社會哲理，文筆兼體之無韻離騷，經天絕地之龍偉結構，光昭日月之春秋史筆，深不可測之生活大觀，民族文化之藝術結晶。

### 《紅樓夢》給大清國開出「死亡證明」

李懷通認為，《紅樓夢》在開篇中寫道，女媧補天煉成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頑石，僅剩下一塊無材補天，於是日夜悲號慟悔。開篇這段二百字的「荒唐言」吸引了諸多學者，但大都將眼光聚到這剩下一塊頑石上，而忽略了用於補天的三萬六千五百塊。實際上，這正是曹公要真正隱喻的意圖：他給大清國開出的死亡證明。

「《紅樓夢》手抄版本有十一種，現存最早的是清甲戌本，即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如果說《紅樓夢》歷時十年、增刪五次屬實，上推十年則為一七四四年，是清入關整整百年，自大清入關至曹公揮筆之時整整三萬六千五百天，與女媧煉石三萬六千五百塊相合，不妨稱其為《紅樓夢時代》，曹雪芹就是用這一特殊的方式給大清國獻上的一份「厚禮」，實際上是大清沒落的豐碑，一曲末世的輓歌。在康乾盛世之時，用一塊石頭無材補天的喙來警示王朝的沒落，不能不說曹公是用心良苦，費盡了心機。」李懷通說。

頑石的經歷是曹雪芹家史盛衰史，它預感到大清王朝不祥的未來，為當時看似昇平的封建專制社會開具了一張死亡診斷證明，書中有多處暗示這種痕跡：「榮華不繼」、「盛宴必散」、「一代不如一代」、「子孫不肖，後繼無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等。

清初，文字獄盛行，為了逃避文網，作者不得不以種種方式隱喻其真意，但又怕讀者不解其中真味，這在開篇



他收藏的部分《紅樓夢》印章

時便稱「滿紙荒唐言，一把心酸淚，皆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為避免讓人對號入座，小說多處稱無朝無代可考，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由此足見，曹雪芹寫作時的良苦用心。

### 撰寫印譜成就「不朽盛事」

在李懷通看來，《紅樓夢》開篇說石頭傳奇的故事是銘記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一塊石頭上，被空空道人、渺渺真人抄之傳奇留之後世，原本叫作《石頭記》的《紅樓夢》是一部記載在石頭上的「天書」，因此，用篆刻這種不朽語言來解讀這部不朽的巨著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他用印刻來述說《紅樓夢》的想法並非開始就有，而是源自一次無意的靈感，他告訴筆者，最早對《紅樓夢》作出評論的脂硯齋曾這樣描述此書：「字挾風雷，韻成金石，血透紙背，身世兩忘。」這段描述與金石篆刻十分相似，可見《紅樓夢》具有濃厚的金石韻味。書中不少精言要義讀起來略有所得，於是李懷通便萌生用金石篆刻這種特殊的方式表現《紅樓夢》意圖。「當時我就想，如將這些語言搜之成印，銘之於石，說不定更能理解曹子的真味。」

他的這種想法得到不少篆刻家的支持，說起來容易，要想用有限的語言在印石上表現洋洋數百萬字的巨著精隨並非易事。隨後，李懷通便開始為「搜求金石，銘記於石」多次精讀《紅樓夢》。「如此浩大的工程，任何個人都難以完成，為了完成這一巨著，我組織了深諳《紅樓夢》的篆刻家、文學家和紅學家，在歷經十年之後，終於與讀者見面。」李懷通說。挑起撰寫與篆刻過程，李懷通感慨萬千。在李懷通看來，每一方的整理與篆刻過程都歷盡艱辛，都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在這艱難的過程中，李懷通的藏書可幫了他大忙：「如果不是這幾萬冊書，說不定再過十年也不一定得出來。」

李懷通拿着已出版的印譜告訴筆者：「《紅樓夢》印譜共製印一千三百多方，大部分是原文入印，有些不是原文，但都未改變作者原意，每方印又有三百字左右的說明，記錄了兩百多年來紅學研究的足跡。」李懷通的《紅樓夢》印材實有石印、象牙印、玉石印、瑪瑙等十幾種，每方印多則近百字，少則僅有一字，字體上大篆、小篆、隸書、行書等。

如今，看着已經出版的《紅樓夢》印譜，李懷通深感欣慰。正如他在印譜的前言中寫的：讀《紅樓夢》之妙文，揣曹雪芹之真意，集天下之美石，製不朽之篆印，是為人生之一件樂事。顯然他已把篆刻《紅樓夢》印作為他生活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金石篆刻對語言要求甚高，既要文字簡約、意味深邃，又要冶情益智、耐人尋味，而篆刻《紅樓夢》印譜還得深諳曹子著書真諦。這也正是李懷通耗時費力所在，大家稱道的緣由。為體現《紅樓夢》「正大宗旨」，李懷通印譜的印文來自四個方面，一是曹雪芹不平凡的經歷；二是能體現《紅樓夢》博大精深思想內涵的原著中的點睛語言；三是不同時代紅學大家對《紅》的科研成果及精言要意；其四是摘取了《紅樓夢》、《牡丹亭》、《西廂記》中名曲佳句，以增強讀者對《紅樓夢》的理解和認識。

十多年來，將《紅樓夢》之美與中國篆刻藝術「合二為一」，用千方石印來詮釋《紅樓夢》這部「文學領域的世界屋脊」一直是李懷通的心願，如今他終於如願以償了，有欣慰、有自豪，同時也有淡淡的酸楚，他沒有更多的遺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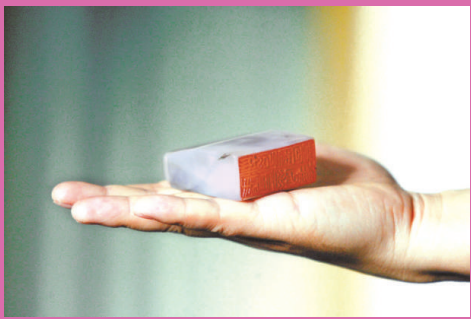
文 王永記 圖 慎重



把刻好的印章蓋在宣紙上製成印譜



已出版的《紅樓夢》印譜



瑪瑙印



評價《紅樓夢》的八十一字印文



兩面印



八十一字印



這些藏書幫了李懷通的大忙

## 唐代古陶瓷研讀

望 野

瓷器是當今世界各國人們所熟識的生產、生活用品。但在整個人類歷史社會相當長的時空運演中，它的生產技術一直為東方王朝所獨享，並為中土爭得無限榮光。

由陶至瓷經過了漫長的歲月變遷，公元七世紀中至十世紀初，是煌煌唐帝國時期的陶瓷藝術。公元618年，唐國公李淵稱帝，大隋王朝如揚州城裡樹梢枝頭的瓊花般飄落，新帝國像旭日般升起，一個全新的時代到來，影響整個亞洲大陸乃至世界的新文明開始登上人類歷史的大舞台。唐帝國的物質文化和典章制度成為當時亞洲各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嚮往。在物質文明中陶瓷、絲綢無疑是最重要的。由洛陽起經長安、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直入大漠，進而西行過中亞至愛琴海岸的路上商道，因以絲綢輸出而得名「絲綢之路」。由揚州起經泉州、海南一線、南海諸路泛舟南洋、新波西去入印度洋過南亞次大陸抵紅海阿拉伯諸國的海上商路，因以陶瓷運輸為主而得名「陶瓷之路」。這兩條商路，應該那個歷史時段人類商業交往最重要、最繁忙的商道，隨它的延伸移動，數不盡的黃金、白銀在商人們手中換位。絲綢和陶瓷也隨之傳播到萬里之外遙遠的歐洲大陸和非洲北部。

唐代陶瓷在今天世界各地，從非洲海岸到南洋群島，從朝鮮半島

到日本諸城所出土的大量標本器物，可以想見其當時傳播之廣，輸出之巨。所以對唐代陶瓷的認識，應先從外銷開始。唐代最著名的外銷陶瓷窯場，為「長沙窯」。此窯因地處湘江岸邊古銅官鎮，所以又名「銅官窯」，後因周邊窯場層出，擴大範圍而定名「長沙窯」。「長沙窯」以褐黃釉為主，兼有銅紅、銅綠、黃釉、點彩、模印、貼花等釉色及裝飾工藝，開多種釉彩陶瓷圖案裝飾之先河。其製品圖案多椰棗、胡人、獅舞、節帶等異域風格，倍受異國用戶的歡迎，因而也成為早期外銷陶瓷中最大宗的輸出品，直至今日在海外仍多有留存。

「長沙窯」外，唐代陶瓷對海外有較大影響的當屬「三彩」，這種酥胎低溫的鉛釉陶製品，向西流入伊斯蘭世界而影響當地產生了有獨特西亞韻味的低溫「波斯三彩」；向東經朝鮮半島入扶桑在東方列島上變化繁衍出「奈良三彩」。這些異域三彩雖不及中土三彩燦爛艷麗，造型華美，但是其強烈的地方風格及一些特有的礦物顏料，如鈷藍的使用，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土陶瓷生產的變化。

「越窯」窯址在今天余姚上林湖一線，唐代此地出產的青瓷有純色、也有劃刻花的，名動海內。在顧況、陸羽、孟郊、施肩吾、許渾、皮日休、鄭谷、徐寅、韓偓、陸龜蒙等的詩詞文章中也都多有褒譽。其中以青色瓷最為出名，有些形制規整，釉面純淨的器物更被稱為「秘色」，有學者考證以為「秘色」是指秘草的顏色，但也有學者以為「秘色」是指僅能宮禁皇廷使用珍罕的秘色瓷器。1972年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與釋尊指骨舍利伴出了皇家供奉物眼上明確記名的「秘色瓷器」，由此可知，「秘色」器為皇廷秘玩使用，並非世人空想。

浙江青瓷的規模化燒造，釉水的獨特使用，體現了南國水綠山青的地貌與人文。而唐帝國首都長安、東都洛陽之間與周邊的窯場燒造

，從另一個方面顯示了帝國氣度的恢宏。前述「三彩」，在帝都附近的燒造更加燦爛奪目，與喪用器多為訂製，偶偶之類大者體量近於人等身；日用器皿小者不及雞卵，然無論大小皆規整有加。除三彩外，鞏縣白瓷、邢州白瓷皆為北方陶瓷之上上選。鞏縣白瓷以周邊煤礦開採伴生之白礬土加以黃河岸旁的黏土合成坯料，器表塗抹白色化妝土增強了成品的白度，最終燒成品胎骨堅密厚重，釉面肥潤，造型較大，如瓶、罐、鉢、壺等常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白瓷的出現，使從西亞沿絲路進入中土的鈷藍料，也被使用到了陶瓷繪畫裝飾上，就已經發現的考古及沉船材料，可以基本確認這類白瓷繪鈷藍料的瓷器出自鞏縣，且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唐青花」，而鞏縣的地理環境和燒造規模及技術，也使其有可能成為這類器物最有利的出產地。鞏縣白地鈷藍器也成為後世享譽世界的中國青花瓷的前



唐三彩四方印花枕



唐鞏窑黃釉大圓盒



唐長沙窑貼花執壺